

T862/44006(6)

傳

孔子門人

孟子

樂正子

公孫丑

萬章

浩生不害

高子

孟仲子

陳臻

屋廬子

陳代

公都子

充虞

徐辟

彭更

咸丘蒙

桃應

老彭

周任

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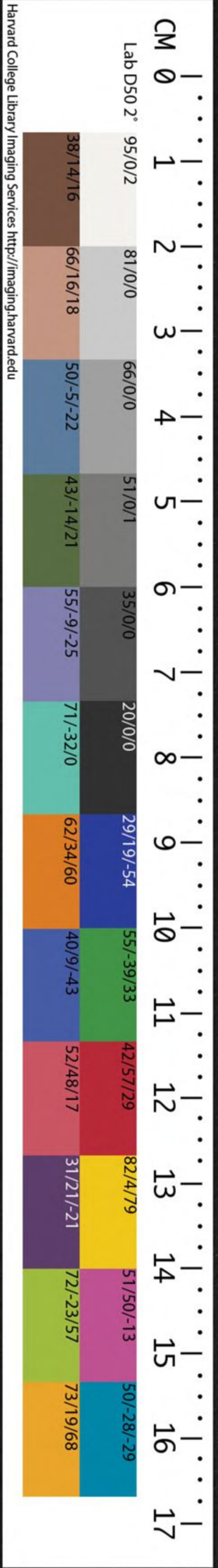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6

NOV 4 1957

四書人物考 十五三八

共十二



石渠閣刪註四書人物考

卷十五

武進薛應旂仲常輯

閩朱焯維盛註

後學蔣芳馨鈔凝較

傳十二 孔子門人

有子

有若字子有魯人為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嘗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之言也曾子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孫 言也曾子曰子

以斯言有子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

夫子也能知夫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桓自

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靡奢死

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

南宮敬叔反南宮適當失位必載寶而朝敬叔蓋

復位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

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

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

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定公九年孔子

制也制之法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

昔者夫子失魯司寇為司寇三月將之荆蓋先之

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孔子

既沒弟子思慕之以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

師以師之如孔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

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

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離

也畢星好雨月陰昨者月不宿畢乎他日宿畢竟

不雨商瞿年長無子瞿孔子弟子年其母為取室

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遂避師位。

補韓非子：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于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于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懼猶未有益。

荀子云：有子惡臥而碎掌。

薛應旂曰：有子之不足以當夫子固也。若速貧，速朽之言，蓋可以理達者也。其諸瑣屑之間，信有之亦。夫子之餘事，而非弟子之所先也。其不應也固宜。此何足以爲有子重輕乎？

子賤

宓

密

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

音善

父宰。

單父，卽今單縣。

辭於孔子。孔子曰：母迎而距也。母望

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

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

乎。灑行。灑地之近水者。故謂近日灑。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

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

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

餌。扱音及。于至地也。迎而吸之者。陽橋也。陽橋魚名。其為魚也。

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

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禾至。單父冠蓋迎之

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

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

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

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

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

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

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齊攻

魯。父老請縱民穫麥。子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

穫。是使民樂有寇也。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

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

恤諸孤而哀喪紀。紀事也。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

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有十有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于十二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以治者，邑也。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所著書有宓子十六篇。

補孔子兄子有孔篋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

孔篋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

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龍，龍宜為龍，前學焉得習

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餽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

疎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

其所亡者三，卽謂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

孔篋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亡。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破極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出家語子路初見篇。○賈至宓子賤碑頌云。鳴琴湯湯。處水之堂。清淨無爲。邑人以康。澆風化淳。霸俗致王。誰謂陽鱗。革而爲魴。皤皤黃髮。或師或友。芄芄麥苗。不穰不萎。齊師已却。魯侯曲阜。

薛應旂曰。夫子謂子賤君子。魯無君子。斯焉取斯。豈不信哉。然亦惟知人。則哲斯能任人矣。

南容

南宮括字子容。又名緇。音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

之弟。仲孫閱也。居南宮。地名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

云。初魯昭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適楚道經於鄭。故鄭伯勞

之。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及至不能答。不能答楚

之。郊勞。又不能相禮。僖子將卒。召其大夫。所屬之大夫

曰。禮。人之幹也。人之有禮。如木之有幹。無禮。無以立。吾聞有

達者。達於禮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聖人湯也。孔子微子之後。微子湯之

後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說即南容何忌孟懿子也。

皆僖子之子。夫子孔子也。使事之。師事孔子而學禮焉。故懿子與南

宮敬叔師事仲尼。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

載其實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

貧之愈也。子游侍曰。敢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

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

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此段解見哀公三年有子傳。

五月辛卯。司鐸官名火。踰公宮。火踰越魯公之宮。救火者皆

曰。顧府。顧府庫之藏。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御書常所

進御於君之書也。俟於宮。待命於公之宮。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

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

為多也。孔子謂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我

師也。今將往矣。欲往見之。遂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於老

聃。訪樂於萇弘。弘。周大夫。死而為碧。歷郊社之所。考明

堂之則。則法則也。察廟朝之度。度法度也。孔子喟然曰。吾乃

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周。老子送

之曰。請送子以言。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

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閎達。而危其身者。好發

四書人物考 卷十五 七

人之惡者也。敬叔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魯繆

公時，辛寬魯人見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

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

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

隆盛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

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宮括

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也。非也。其辭若是也。述

所非之言。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

成周之說乎。定，營建也。成周，洛邑也。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

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

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謂周公

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

哉，寬也。今使燕雀為鴻鵠，鳳鳥慮則必不得矣。其

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音意。蔚也。鴻鵠鳳鳥，一舉

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卑之

民，指寬。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妄為誹訾，音排。豈不

悲哉？君子曰：敬叔至是，其不以富得罪矣。

薛應旂曰：南宮固翩翩濁世之公子也。一從夫子

游。遂為君子尚德之人。而列於聖門高第弟子。學之所係。豈微乎哉。吾獨恠其始之載寶以朝。固領。夫子之教未深。豈亦免於刑戮之一端也。與其時已可慨矣。

原思

原憲字子思。家語云。宋人鄭玄曰。魯人。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

密人。後漢時為大司農。

少孔子三十六歲。憲居魯。環堵之室。

茨以生蒿。

茨。覆也。蒿。草也。以草覆屋也。

蓬戶甕牖。

結蓬為戶。以甕為牖。

桶

桑而無樞。

以桑木為樞。而門無樞。

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

貢乘肥馬。衣輕裘。中紺

古暗反。

而表素。

表。外也。著紺衣於內。而外

則以素也。軒不容巷。

巷。小不能容車。

而往見之。原憲楮冠。黎杖。

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

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

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

學當為己。教當為人。今反不然。仁

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

慚不懌而去。

懌。音亦。慚。音亦。愴也。

終身耻其言之過也。

薛應旂曰。以原憲之貧。而辭為宰之粟。殆幾於獨

西書人物考卷十五
行者矣。雖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豈不亦卓然可尚哉。

子羔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侯音係十代孫，長不盈五尺。

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為成宰，成人有

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為衰，人曰蠶。

則績而蟹有匡匡，蟹背殼似匡也。絲之績者，必出

也。為背范則冠而蟬有綏呼，綏然蟬之有匡，非為乎蚕之績

而巳而巳。

范之冠為兄則死而子羔為之衰凡死者必為服

衰非為兄之死子蒲卒，哭者呼滅滅，子蒲名也。復

呼名子羔曰：若是野哉！言其不哭者改之。子羔葬

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庚，償也。償，子

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

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葬妻犯禾，亦為

固不可知。然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

予者，以犯禾之失小而買道之害大也。何也？以我

為邑宰，尚買道而葬，則後必為例而難為繼矣。此

哀公問曰：子之食奚當？問其先人始仕對曰：文公

之下執事也。自文公至哀公凡七君。成廟則釁之。宗廟初成以牲血塗

釁尊神明其禮。釁廟之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

衣。純音緇純衣玄衣纁裳也。雍人拭羊。拭音式拭羊使潔淨也。宗人祝之。

其辭未聞。宰夫北面於碑東南上。碑麗牲之碑也。在廟之中庭。雍人

舉羊升屋自中。由屋東南上。中屋南面。剝羊。剝音虧。屠也。

血流於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鷄。門廟門也。夾室東

各二鷄。凡三鷄也。先門而後夾室。其俎皆於屋下。

亦升屋而割之。先門而後夾室。其俎皆於屋下。割鷄。毛以荐神耳主聰欲神聽之也。門當門夾

室中室。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亦在門與夾室之中。夾室則當夾

室屋之中。故云門。有司皆鄉室而立。有司宰夫宗祝人也。門

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告者告於宰夫也。宰夫為

攝乃皆退。反命於君曰。釁其廟事畢。反命於寢。其

君在。君南鄉於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退君退也。已上皆釁

於寢。路寢成。路寢所以則考之而不釁。考之者盛

禮也。與賓客燕會以酒食。釁屋者。夾神明之道也。為

澆洛之。即歡樂之意也。衛士師。則人之足。則音月。斷也。俄而衛有蒯瞶之亂。子

羔逃之。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缺

之缺。子羔曰。君子不踰。不可踰。缺又曰。彼有竇。竇

處。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又曰。彼有竇。又曰。彼有竇。

也。子羔曰：君子不隧。音遂，宄中之道。又曰：於此有室，子羔

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

虧主之法，而刑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

而逃我者三，何哉？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

治臣以法，臨當論刑，君愁然不悅，豈私臣哉？天生

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

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

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此孔子在魯聞之言也。韓非子載子羔事，謂其時孔

子相衛，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孔子走，弟子皆逃，子羔從門出，此妄也。是衛之

亂也。子路將入，人救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

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政不在已不踐。不踐其難子

路曰：食焉。既食孔氏之祿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

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其死矣，柴也其來乎？

薛應旂曰：夫子嘗謂柴也愚，及子路使為費宰，則

謂賊。夫人之子，然而子羔之仕於魯衛，則卓有可

觀。而孔悝之亂，夫子亦謂其來矣，豈有警於夫子

之教，而好學明禮，遂以破愚也歟？抑亦愚者近厚

其質，本可進也。

巫馬期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一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期

與子路薪於韞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

車百乘。用脂塗車軸。使其滑也。觴於韞丘之上。子路與期曰。

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

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

子矣。志士不忘在溝洫。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

子與。引二句重志士邊。言我之所聞於夫子者。如此。即我之所自守也。今子以陳之富人為我

願是下矣。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為偕出而

先還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道不行。耶。使汝以是

願也。期宰單父。以星出。以星人。日夜不處。以身親

之。而單父治。期間於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

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

任力者勞。期曰。是施之未至也。此段又見子賤傳。

薛應旂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是治天

下者。必以任人為先也。若但宰一邑。則十室之忠

信。恐或未能灼知。而陽晝之。所謂陽橋者。難保其

必無也。期於子賤。亦可謂善學柳下惠者矣。魯勇子獨

處室鄰之發婦亦獨處。一夕風雨暴至。發婦室壞而趨。托焉。魯人閉戶不納。婦曰。子何不學柳下惠。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魯男子可謂善學下惠矣。

樊遲

樊須字子遲。樊皮之後。少孔子三十六歲。以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友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濫。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其事見冉有傳中。

薛應旂曰。樊遲請學稼圃。雖疑於陋。觀其遇齊師。則人蓋切已近實。非迂遠而闊於事情者也。

司馬牛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向魍之弟也。魍作亂。入於曹。以叛宋。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魍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魍出於衛地。求夏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入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於魯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

丘輿。齊地名。此段解見桓

四書人物考
傳魁

薛應旂曰。兄弟人倫之變。雖聖賢所不能免。舜之象。周公之管蔡。季札之光僚。柳下惠之盜跖。亦各權其恩義之重輕。量其時勢之緩急。而早為之所耳。向魑作亂。牛嘗憂懼。使其超然遠覽。浩然長往。豈不亦庶幾哉。可以托迹於上國之聘乎。托比顧也。待其禍難已發。而後致邑與珪焉。噫。亦晚矣。雖然。此亦君子之不幸也。牛亦可謂順受也已。

琴牢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衛公子孟縶之公兄也。縶。輕也。齊豹。齊惡。鄙司寇齊豹之子。為備司寇。又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靈公嫡母。懼而欲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

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齊豹告宗魯曰。公孟之不善。所為不善。子所知也。勿

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譽我。故公孟不吾遠也。今聞難而逃。吾所不忍。且使子之言。

平日荐我之言。不信於公孟也。子其行子之事乎。吾將死。

之以周事子。周猶終竟也。以終竟事齊豹。而歸死於公命。其可

也。公孟有事於郭門之外。齊豹用戈擊公孟。宗魯

以背蔽之。斷肱。斷宗魯之肱。以中公孟之肩。因擊中公孟肩。皆

殺之。宗魯公孟皆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

豹之盜。齊豹由宗魯而後為盜。而公孟之賊。公孟由宗魯而後見殺。汝

何弔焉。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不受亂。不為受祿有食姦也。不受亂。不為

利疚於回。疚。病也。回。邪也。能去。是疚病於回。邪也。不以回待人。

知難不告。是以不蓋不義。回。邪待人也。不蓋不義。蓋。掩覆也。以周事約。是蓋不義。不犯非

禮。以二心事公孟。是犯非禮也。琴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相

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

天遊霧。撓桃無極。撓。桃。猶循。環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既

其生。則隨變。任化。無所窮竟。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

為友。

薛應旂曰。琴張。曠。達之士也。遂以宗魯之死為善

而欲弔之。觀於夫子之言。而宗魯始無所逃罪矣。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

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才薄。既已受業。退而

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各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滅明湖。卽其南遊遺跡云。

博物志載子羽二事。其一謂子羽渡河。賚千金之璧於河伯。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較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較皆死。既渡。投璧於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又其一謂子羽子溺死於江。弟子欲葬之。子羽曰。螻蟻何親。魚鱉何讎。遂不收葬。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一曰魯人。習尚書。尚書書不經也

樂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公西華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貢曰。齊

莊而能肅。肅。容也。齋莊。心也。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

之事。篤雅有節。篤。莊能。用。是。其。篤。雅。志。通。好。禮。是。其。有。節。是公西赤之

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

也。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

補禮記云。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

四書人物考
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施夏也。孔疏云。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爲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素爲楮。楮外皆牆。車邊置髮。恐柩車傾。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爲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于杠首。設長尋之旒。此則夏禮也。赤旣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

公冶長

公冶長字子長。魯人。孔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補海錄云。公冶辨鳥雀語云。啾啾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其喙。人聽之。果然。

陳亢

陳亢字子禽。陳人。亢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又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伯魚

曰未也。夫子嘗獨立，謂鯉曰：學詩乎？曰：未也。曰：不學詩，無以言。他日又曰：學禮乎？曰：未也。曰：不學禮，無以立。亢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十之遠其子也。

申枋

申枋，魯人。或人以為剛，子曰：枋也，慤焉得剛。

孔鯉

孔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十九娶於宋之開官氏，生伯魚。曾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

名之。鯉聞詩，聞禮，見論語。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孔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顏路

顏無繇，字路，回之父也。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迨回事夫子，各異時也。

曾皙

曾點，字皙，參之父也。蓋狂者也。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大夫弔，曾點倚其門而歌。言志載論語，餘見

曾參傳中。

左丘明

左丘明。楚左史倚相之後也。受經於孔子。故其傳春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身為國史。志云左丘明魯史也躬覽載籍。必廣記而脩言之。其文緩。辭不迫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然後為得也。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春秋始於平王穆王

則在春秋之先下訖於魯悼知伯之謀。春秋終於哀公悼公知伯則在春秋後無不備載。以為國語。其文不主於經。國語不以聖經為主但隨其國之事而載之。故號曰春秋外傳云。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蓋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羊相與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蓋也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為司徒。

補劉知幾曰左氏之義有三長按春秋昭二年韓

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公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檣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觀其傳。廣包他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耻之。夫亦

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于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

薛應旂曰。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內傳左傳也。外傳國語也。始游夏之流。非特諸子之倫也。故賈逵字景伯。平陵人。漢明

帝時為侍中。領都尉。王肅。仕魏為崇文觀學士。虞翻。字仲翔。餘姚人。仕吳為騎都尉。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仕吳為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咸高其人。治其章句。

迨宋儒因唐韓子謂左氏浮誇。韓愈字退之。南陽人。仕唐為禮部尚書。柳宗元。字子厚。聞喜人。仕唐為柳州刺史。著非國語柳子又謂其說多滯。柳宗元字子厚。聞喜人。仕唐為柳州刺史。著非國語

六十一 七篇 歷 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於
訊左氏之謬

是析一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石言於晉。

見師曠傳神降於莘之類。不知有常必有恠。亦陰陽之

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許以是為浮淫。而并疑

夫子之所稱。過矣。鄭夾祭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

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於左丘以

地為氏者也。至考其誌詳載氏族終無左丘氏不

亦自相矛盾乎。韓非子云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

子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及觀楚紀

何子元巡撫河南時。湖廣柳州人有石言於滇

滇音顛滇池在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周廣五百餘里史記滇水源廣未狹有似倒

流故曰滇漢武帝欲伐滇國於何禱於神音飛

石裂滇人至今能言之焉可誣也往見余太史子

華歷証左丘明即傳春秋者今山東通志可考見

云。

子張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入

官於孔子當官治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

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若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又進而問禮。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佞佞乎何所之？」佞，丑亮反。佞，猶芒芒也。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

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矣。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不禮。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鈎鑿屋室，雕文皆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乎？」

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乎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子之琴。子夫

也。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

不至焉。子張是不至也。故哀已盡而能成聲也。子貢曰：美功不

伐，貴位不喜，尊也不侮，不佚。不伐，故不侮於人。不

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子張死，子張病，召申祥

曰終，小人曰死。吾曾子有母之喪，齊音衰而往哭

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以喪

哭朋友之喪，踰禮已甚。故或人止之，而曾子之志則以友義良厚，不容不往哭。又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

故曰：我弔也，與哉。

薛應旂曰：余觀呂氏春秋謂子張鄙家也，學於孔

子，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出尊師篇此猶未足憑

也。蓋觀曾子齊衰往弔，則其所以惜之者，當必有

在矣。豈謂其終不可並為仁哉。

公明儀

公明姓，儀名，魯南武城人也。南武城在兗州，即子游為宰者，定襄有武

城，清河有武城，故此為子張門人，甚尊其師，嘗問

云南武城以別之。

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

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

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

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

五者不遂。遂成也。裁及於親。敢不敬乎。享孰。音音 類。音音

鄉。音音 嘗而薦之。非孝也。養可能也。敬為難。敬

可能也。安為難。女者自然。而無勉強也。安可能也。卒為難。卒。謂

不時終。父母之身。孝子亦日終其身也。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

母惡名。可謂能終矣。子張死。公明儀為志焉。志。記識也。

蓋州禮者。褚幕丹質。褚者。覆棺之物。大夫以上。其形似

為褚。不為幄。但似幕形。故蟻結於四隅。殷士也。又

云。褚幕。以丹質之布為之。蟻結於四隅。殷禮士。葬飾也。

林放

林放字子丘。魯人。問禮之本。孔子曰。大哉問。季氏

旅於太山。孔子曰。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

牧皮

牧皮力牧之後。孔子門人與琴張曾皙為友。孔子

之所謂狂也。

石渠閣刪註四書人物考

卷十六

武進薛應旂仲常輯 玄孫 案諧孟訂補

閩 朱 焯維盛註 後學蔣方馨妙凝較

傳十三 孔子門人

曾子

曾參魯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

孝嘗出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搯臂搯音厄參即

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

汝耳家貧食力敝衣躬耕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

金石曾子居衛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捉衾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履而歌商頌聲滿天地

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

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吾驕也

吾○豈○能○勿○畏○乎○嘗○芸○瓜○誤○斬○其○根子華子云晉文種米曾子植瓜

非性暗憊不辨方隅以其運大不習小務也曾皙怒援杖擊之曾子仆

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口大人用力教參得無

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聽其歌而知其平也孔子

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內也昔舜事瞽瞍索而使

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而小杖則受

大杖則走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夫安得

為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孔子問

居曾子侍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

子曰非敢以為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子曰昔者

明王內脩七教外行三至七教脩然後可以守三

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也曾子曰敢

問何謂七教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

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

則下不隱謂樂仕也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

四書人物考 卷十六 二

節。有廉恥。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者

脩則四海無刑民矣。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

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嘗不費而天下悅。至樂

無聲而天下和。篤行三至。則天下之居可得而知。

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矣。自是

每侍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常權變

之宜。靡不反覆窮詰。具載小戴記。曾子問篇。曾子

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子欲

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鷄豚之逮親存

也。初吾為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

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

焉。猶北面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孔

子以其能通乎道。故授以一貫之傳。曾子出妻其

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親一夜

五起。高宗用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吉甫有子伯

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曰。見妾有美

色。有欲心。吉甫曰。奇為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試

置空居中。君登樓察之。後妻乃取毒蜂緣衣領。伯

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之於野。宣王出遊。吉

不及高宗。申不及吉甫。庸能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簀與。也。簀，童子春曰止。止，童子勿言。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也。革，急也。不可以變。也。變動也。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也。彼謂童子。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孔子

以其志存孝道。嘗因之以作孝經十篇。又所著有

曾子二卷。

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稱。未如晚節

之博洽也。

補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

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

鐘鼓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

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

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

助。有子可成。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

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絕之。此三費也。子貢曰。善哉。謹身事一言。愈于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于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齒焉。吾田。期歲不收。上莫不然。何況人乎。與人以實。雖疏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疏。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參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

項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項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國策

薛應旂曰。先儒謂孔子設教東魯。二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惟曾氏之傳。獨得其宗。豈其唯一貫之傳與。是則然矣。然觀其三省為學。而隨事精察。以禮為問。必詳究而直窮之。其入門路徑。微與顏氏不同。而究竟所至。則一矣。朱子晚年所造。亦猶

是也。變異反同。要在夫人自得之耳。學者亦何必紛紛致辯之哉。

子思

孔伋字子思。伯魚之子也。嘗受業於曾子。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尙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

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謂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宋爲舊。然世有讎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捄子思。子思旣免。曰。文王囚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子思嘗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

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魯人有公儀僭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彼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臣又安得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乎。穆公

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脩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爲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脩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爲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知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鷄鳴爲善。孜孜以至於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已。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爲之柰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

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弗能。夫不取於人。謂
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
哉。胡母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容子也。盍亦隨
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
於世。爲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
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子思居貧。其友
有餽之粟者。受焉。或獻尊酒。子思弗爲受也。或曰。
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
無名。於介則不全。而子行之。可也。子思曰。然。彼不
幸貧於財。而至於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
粟爲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晏也。方乏於貧。而乃
飲晏。非義也。吾豈以爲介哉。子思將去。魯穆公曰。
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曰。彼聞君
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旣疑矣。又以已限天下
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
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
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

勝退人若將墜諸淵。母爲戎首。

不至爲寇亂之首。

不亦善

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哉。子思居於衛。緼袍而無裘。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與不如遺於溝壑。彼雖貧也。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受也。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子思問之曰。鰈魚難得者。子何以得之。對曰。吾釣垂一紡之餌。鰈過而弗食。益之以豚。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鰈

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矣。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

四書人物考
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旣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直。則君疎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谷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者乎。是故競

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君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對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癩。音龍君雖有命。

臣未敢受也。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於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後得寄寓於君之境内。從襁負之列。其惠多矣。無此鬚眉。非後所病也。昔堯身十尺。眉八采。實聖。舜身八尺有奇。面頤音倉無毛。

亦聖。禹湯文武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

髡音縣背僂。亦聖。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齊尸文

子生子不類。尸文子齊大夫有書三卷皆言治道告子思曰。此非吾

子也。吾妻始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

堯舜之妃。皆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

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夫有此父。斯有

此子。道之常也。若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非子

之妻之罪也。尸文子曰。先生願無言。文番妻矣。子

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

衛之徧小。猶步王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

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以盈。而彼

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

其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

也。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雖然。願聞所以為賢者。

對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

子思曰。衛之東竟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

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不

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

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揆厥伊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默然。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願師先生之行。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繁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

也。子思反於魯。謂子上曰。子上。子思之子。有可以為公侯

之尊。而富貴人眾不與焉者。非惟志乎。成其志者。

非惟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

牢。所食不過克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

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

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

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伯魚卒。其

妻嫁於衛之庶氏。嫁母與廟絕。故不哭於廟。柳若衛人謂子思曰。子聖人

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

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孔子曰。三日而食。杖而後能起。子上之母。教民無以死傷生。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白。即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

道汚則從而汚。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虞。祭名。度也。孝子不知親之所在。故為之。祭以度之也。古者天子九日而虞。諸侯七日而虞。大夫五日而虞。士庶人三日而虞。

而虞春秋之時大夫僭諸侯之禮虞用七日後世仍之不改至士庶人亦同焉遂以為人死之後每七日必供佛飯僧言當見地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內子復者曰臯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

非夫氏之名也婦人于夫氏以姓氏稱禮也魯穆

公將相子思老萊子謂子思曰老萊子楚人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

言之楚王楚王遂駕至老萊子之門曰守國之孤願交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而去老萊

乃隨而隱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修道而養壽也

若子事君將何以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

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

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

故人之所做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

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

子曰齒剛易敝舌柔常存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

不能事君常擬有疾老子問之擬張其口而示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

六擬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非以其剛耶擬曰喜盡之矣老子之

學得之常擬而萊子則又得之老子者也子思所作中庸四十九篇其

載於禮記者乃其略也餘有子思子七卷

薛應旂曰子思作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

謂道其上得乎一貫之傳。而孟子性善之論。殆昉於此歟。但曾子得之於隨事精察。而子思之學。則直達天德。幾於顏氏之學。接聖門之真傳矣。

陽膚

陽膚南武城人。孟氏使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子襄

子襄南武城人。曾子嘗謂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

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沈猶行

沈猶行南武城人。有負蒞之患。從曾子者七十人。未嘗與焉。

公明高

公明高南武城人。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於田。則吾旣得聞命矣。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

曾元

曾元曾子子也。元養曾子。見孟子書。曾子寢疾。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鱉龜鼈。猶以淵為淺。而踰其中。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而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是時童子呼曰。華而晡。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元起。易之。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其事具曾子傳中。

曾西

曾西。曾子孫也。黔婁先生卒。曾西往弔。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西曰。邪。其被則斂矣。婁妻曰。邪。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邪。死而邪。之。非其意也。西嘆服。

西哭之曰。嗟乎先生。

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西曰。先生在此時。食不克。山。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苟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鐘。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曰康。不亦宜乎。曾西曰。惟斯人也。而平生不脣為管仲。其言見孟子云。

四書人物考卷之十六 終

石渠閣刪註四書人物考 卷十七

武進薛應旂仲常輯 玄孫 案諸孟訂補

閩 朱 焯維盛註 後學蔣方馨妙凝較

傳十四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鄒縣屬兗州府生三

歲喪父激公宜母仇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

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

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衎事衎音

亥。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

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

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時孟子特少。大人悅而

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

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

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郊

間。顧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

昔者。由也聞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女无媒而嫁

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夫

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於是而不贈。終身不

之見也。大德不踰。今孟軻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

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
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
入。婦辭母而求去。母。孟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
與焉。今者妾竊情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
客妾也。婦人之義。盖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
名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
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出禮記。曲禮。今子不察於
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孟軻問子思
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

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
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
脩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
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
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
侮。其惟高遠乎。軻問子思。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
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固所以利之乎。
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
也。此爲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孟子道既

通。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乃至梁。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為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曰：子擁楹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也，而去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五飯未詳。據月令以為天。子春食麥，夏食菽稷，秋食麻，冬食黍。又引周禮疾醫掌養民疾，而曰以五穀。詩謂依月令五飯之穀，通於上下。以此五穀為飯。然月令五飯乃天子所食，恐非孟母所言本意。周禮五飯又未必如月令之說，而考之於禮，飯之品有五：黍、稷、稻、粱、白黍、黃粱。註云：此諸侯之飯也。天子又益菰與麥，以此觀之，則五飯云者，止謂五穀。

之飯。可也。纂音密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

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家人卦詩

曰：無非無儀，惟酒是議。小雅斯干篇以言婦人無擅制

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

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

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孟子復

去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果，行之也。則見以為迂

遠而濶於事情，當是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

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

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娶由氏生子名仲子今鄒縣四基山有孟子墓云

薛應旂曰余按史記當戰國時有三鄒子先孟子而出者有鄒忌以鼓琴干齊威王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後孟子而出者有鄒衍著書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適梁惠王郊迎適趙平原君側行敝席也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於弟子其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

梁同乎哉已上出史記孟子傳然其言卒不可傳而孔孟則經緯上下與天地相為悠久矣

樂正子 此至卷末皆孟子門人

樂正子名克嘗仕於魯平公言孟子受喪踰前喪克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魯欲使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答浩生不害之問曰善人也信人也

公孫丑

公孫丑齊人嘗慕管晏之功以期孟子孟子曰管

仲魯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因論不動心於孟子。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萬章

萬章嘗與孟子辯論堯舜禹禪繼伊尹孔子百里奚出處與夫交際之禮。不見諸侯之義。皆得聞其說。

浩生不害

浩生不害。齊人。嘗問樂正子於孟子。得聞信善美大聖神之說。

高子

高子。齊人。嘗指小弁爲小人之詩。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又嘗謂之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其後高子去而學他術。

孟仲子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齊宣名見孟子。孟子辭疾。出弔於東郭氏。王使人問疾。醫來。仲子使數人要孟子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孟季子其弟也。未達

義內之言。問於公都子。公都子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陳臻

陳臻。齊人。齊餽兼金。孟子不受。宋薛餽金。孟子受之。臻問曰。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孟子曰。皆是也。在宋曰餽。在薛曰聞。戒。若於齊則未有處也。

屋廬子

屋廬子。名連。嘗著書言老聃之法。後學於孟子。與任人辯禮與食色之輕重。及論季子儲子之交際云。

陳代

陳代嘗疑孟子不見諸侯。孟子以不可枉見之義告之。

公都子

公都子嘗問孟子好辯。孟子曰。我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及論性告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孟

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克虞

克虞當孟子喪母時。虞嘗敦匠事。他日請曰。木若以美然。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孟子去齊。虞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徐辟

徐辟。墨者夷之。嘗因辟求見孟子。

彭更

彭更嘗疑孟子傳食諸侯爲泰。孟子曰。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咸丘蒙

咸丘蒙。齊之隱士。學於孟子。嘗問曰。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誠然乎哉。孟子曰。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四書人物考
桃應

桃應嘗問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如之何。曰。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

薛應旂曰。余過鄒。謁孟子廟。見西向配享者。惟樂正子一人。以其善信足稱也。自餘皆無甚聞。不能擬孔門之四科。然當戰國時。勢利熏灼。而以孟子爲依歸。甘心寂寞。不馳騫於縱橫。以爲朝秦暮燕之遊。其亦不爲習俗所溺矣。惟高子則去而學他術。始固而鄙者也。

四書人物考卷之十七

終

石渠閣刪註四書人物考 卷十八

武進薛應旂仲常輯 玄孫 宋諧孟訂補

閩 朱 焯維盛註 後學蔣方馨妙凝較

傳十五

老彭

老彭者商賢大夫也。姓錢音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

終氏之仲子。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

年育生也。開左右脇而出者六人。其三曰老彭。顓頊娶鄒

屠氏女。生卷章。卷章妻曰女嬌。生黎。及回。黎與回代為祝融於高辛之世。回生陸終。陸終娶鬼方氏。

是謂女漬。孕十一年不育。啓其左脇。三人出。封於焉。啓其右脇。三人又出焉。其第三者曰老彭。封於韓大彭之墟。卽彭城也。今徐州是也。至殷之末世。年已

七百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云。少好恬靜。惟以養

神治生爲事。及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覽古

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揚則抑。抑

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高誘呂氏春秋彭祖註

見執一篇。亦曰論語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

我老彭是也。俗以素女術出於錢鏗。考列仙傳。鏗

如獨卧。後人集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鏗之採納。以存真葆衛爲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

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漢藝文志有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且謂聖王

制外樂。不禁內情。爲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陷命。卽此類也。

薛應旂曰。老彭從脇而生。先儒多疑此事。及觀鄭

爽添謂老彭爲商伯子孫。迭爲伯王。天將興之。必

有尤物。至以脩己背折生禹。簡秋胸折生契。及魏

黃初間。汝南屈雍婦王氏。從右脇生男。爲証。且謂

浮屠氏不疑摩耶夫人之脇生釋迦。顧微吳縣記曰。佛法詳其

始。而典音亦無闕焉。魯莊公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

也。瑞應聖曰。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夜明星出。天竺國淨飯王妃摩耶氏脇生太子悉達。卽行

也。天竺國淨飯王妃摩耶氏脇生太子悉達。卽行

四書人物考
七非。入涅槃。大慧禪師浴佛上堂。得云。今朝王是
四月八日。淨飯王宮生。悉達。吐水。龍天外來。捧足
蓮花。隨地發。而儒者獨疑陸終氏之事。余故備述之。非
敢語怪也。

周任

周任未詳其出處。蓋古之立言人也。魯叔孫穆子
避僑如之難。奔齊。及庚宗。名地。遇婦人私焉。及適齊。
娶國氏。生孟丙。仲壬。後庚宗婦人以私生子來見。
名曰牛。使為豎。叔孫喜。天墜已。不勝。顧而見人。黑
子。乃勝之。且而瞻其侍。無之。後叔孫還過庚宗。婦
人獻態。穆子問之。曰。女有子乎。曰。予子已能捧雞

而從我矣。而見之。則所夢豎牛以計令穆子殺孟
也。號之曰牛。推使為豎。

丙又逐仲壬。豎牛妬壬欲殺之。因與壬遊於魯君

佩使牛請之。叔孫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矣。使爾
佩之。壬佩之。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
曰。孺子何足見也。牛曰。壬固已數見之矣。君賜之
玉環。壬佩之矣。叔孫名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
而殺壬。壬兄曰丙。牛又妬之。而欲殺焉。叔孫為丙
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牛請之。叔孫聞之。曰。丙不
吾為爾。慧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
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一年。叔孫使牛
召之。不來。遂殺之。乃因穆子疾。因絕其食而死。立
此與左傳稍不同。

穆子之庶子昭子。昭子即位。朝其家眾。曰。豎牛殺
適立庶。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奔齊。孟仲之子。

殺諸關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以立已不為功勞。

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大雅抑篇及季氏伐顓臾，冉

求不能止，孔子復引周任之言曰：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左傳鄭伯

侵陳亦引周任之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

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

者信矣。朱子謂古之良史，豈別有所據云。

龍子名穆，一稱龍叔，與衛公叔文子之子公叔戌

相友善。龍子嘗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

能已乎？文摯曰：請言子之疾。龍子曰：吾鄉譽不以

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不憂，視生如

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

旅之舍，視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眾疾，爵賞不

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

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

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子背明而立，文摯自

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

心，

四書人物考
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
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薛○應○旂○曰○。余○嘗○觀○子○思○謂○龍○子○好○飾○弄○辭○說○。觀○於○
坐○席○。相○人○睂○睫○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及○觀○孟○
子○亟○稱○其○言○。而○趙○岐○則○謂○其○爲○古○之○賢○人○。豈○其○人○
固○不○厭○衆○論○。尙○在○疑○似○之○間○。雖○賢○如○思○孟○。尙○未○能○
無○異○同○之○見○耶○。然○其○自○謂○之○疾○者○。正○余○之○病○疾○也○。
不○知○何○術○能○已○之○。惜○文○摯○之○引○而○不○發○也○。

四書人物考卷之十八

終



